

wuxuanzhongpianxiaoshuoxuan

吴玄中篇小说选



吴玄
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鲍 娴

封面设计：程思新



ISBN 978-7-5339-2686-1



9 787533 926861 >

定价：28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玄中篇小说选 / 吴玄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
(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)

ISBN 978-7-5339-2686-1

I. 吴… II. 吴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37497号

责任编辑* 鲍 娴

封面设计 程思新

吴玄中篇小说选

吴玄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字数 240千字

印张 14.5

插页 2

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686-1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C 目 录 CONTENTS

玄白	001
西地	028
发廊	061
门外少年	088
虚构的时代	112
谁的身体	133
同居	155
像我一样没用	189

玄 白

刘白的围棋是他妻子教的。

刘白端着两盒围棋回家的时候,还根本不会下棋,只觉着那天的生活有点戏剧性。他喜欢生活中常来点小小的莫名其妙的戏剧性。其实谁都喜欢生活有点戏剧性。围棋盒子是藤编的,瓮状,透着藤的雅致,那时他喜欢盒子远甚于里面装的棋子,没想到就是这一黑一白的棋子完全改变了他既有的生活。多年后刘白想到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那天早晨他原是出去开一个文学座谈会,这样的会他经常开,所以没有感觉。在一间被作家和准作家们弄得乌烟瘴气的会议室里嗑瓜子,长时间听一个省里来据说很有名的作家张着阔嘴阔论什么文学,若干小时后,名作家谈乏了不谈了并且要求大家也谈谈,大家生怕班门弄斧露丑,虽有满腹高论却不敢开口,会议就进入冷场,主持人不断鼓励大家说呀说呀,但是大家就是不说,只得指名刘白先说几句。他早已讨厌名作家居高临下钦差式的口吻,白了名作家一眼,说我也没什么可说,念首儿歌吧,儿歌是这样写的:一只蛤蟆一张嘴,两只眼睛四条腿,不逼不通跳下水。大家始则莫名,继而哄笑,弄得主持人很费了些口舌圆场,会议才又庄严又隆重地继续下去。到热闹处,刘白就溜了,结果端着两盒围棋回

家,心里怀着一一点难以言说的兴奋。

刘白夫人雁南正在屋里坐月子。坐月子的任务就是吃喝拉睡,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不准打毛线。雁南闲得发慌,见刘白乐呵呵端了两盒围棋回来,就说我们来一盘。

刘白说,不会。

真扫兴,忘了你不会,雁南揉揉棋子,又说,是云子,手感很好,送我的吧?

不,人家送我的。

那就是送我,反正你不会。

可人家说我是棋王呢。

雁南大笑说,有意思,谁说你棋王?

就是广场上天天摆石子玩的那个棋癫子。

是他?雁南吃了一惊,问,他怎么送棋给你?

他说我是棋王,就送我了。

你棋王个屁。

怎么是屁,你先成为棋后,我不就是棋王了?

雁南兴致大增说这还差不多,随即动员刘白也学围棋,说毕竟棋癫子有眼光,你确实是块下棋料子,我怎么不早发现,免得老找不到对手。

刘白懒懒地说,教吧。雁南受宠若惊,便有板有眼地教,先讲序言,说围棋是国技,很高雅很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,相传是尧所创。弈者,易也。黑白象征阴阳,可能与《易经》同出一源,或者就是《易经》的演示,是一门玄之又玄无法穷究的艺术。那时文化界正流行《易经》热,刘白像大多数文化人,虽然并不了解《易经》,却很推崇,听说围棋与《易经》有关联,顿时脸上庄严肃穆十分,呆子似的坐着。雁南摊开棋盘,比比画画,不一会,刘白觉着懂了,说原来这么简单。雁南说大繁若简,妙就妙在规则简单。刘白说对。忘了雁南坐月子不能用脑,急着想试一盘,高手般拿双指夹起一粒黑子啪的一着打到星位上说,来!婴儿即被惊醒,呀呀乱哭,吓得雁南直伸舌头,忙着去哄,一边嘘嘘嘘地把尿,婴儿很快便又睡了。雁南说,你把星位都摆上黑子。

刘白说,我不要让。

那怎么下?

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下。

就让你试试吧。雁南随手拿子就碰,几招下来黑子被吃得一粒不剩,刘白扔了棋子,非常沮丧。

气什么?你已经学会就不错了,我的棋是家传的,几代人心血呢。你不是不知道,不让怎么行?

气倒不气。我懊丧的是怎么不早学围棋,这棋真不是雕虫小技,什么气、势、劫,还挺哲学的。

当然。

一会刘白说,怪。

怪什么?

围棋是国技?

当然是国技,这还不知道?

可这围棋,棋子一颗一颗全都一样,没有大小、尊卑、贵贱,棋盘也是一格一格的,全都一样,没有固定位置,不像象棋,象有象路,车有车路,不能越雷池半步;也与《易经》明显不符,《易经》是有尊卑贵贱的,围棋体现的却是完全平等的精神,大同世界。中国文化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,恐怕不怎么中国特色吧?

雁南听了睁大眼睛,觉着有理,又似乎牵强,这是她不曾想过的,竟不知怎么回答。刘白见老婆被难住,也就不再发挥,转而说,我还真喜欢上围棋了,你怎么早不教我?

怎么我不教,你自己不学嘛!

唉唉,刘白叹道,怎么就不早学……我真的是下棋料子?

嗯。

你怎么知道?

雁南想了想说,你不是老谈静虚,围棋就是静虚,静而虚,虚而神,神游局内,意在子先,是围棋的境界。你平时写东西,一个字往往要思考半天,围棋最需要长考,你把长考用到围棋上,准行。

我的妈呀,你静虚了?

雁南笑道,这些话是我父亲说的,我这个人缺乏耐性,心猿意马,哪能呢。你要是早学,可能比我强多了。

二

当地弈风颇盛,且源远流长,像雁南这样的围棋世家算不了什么。四十年前,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国手。国手少年东渡扶桑,拜吴清源门下,受日本现

代棋风熏陶,得吴先生新布局之趣。时国内棋运不振,与日本差距甚远,棋手多为搏杀型,靠蛮力取胜,跟日本棋手下棋,就像扛长矛的碰上拿机关枪的,少有不败。国手学成归来,行棋大方明快,一招一式尽合棋理,如鹤立鸡群,深得棋瘾十足的陈毅元帅器重。国手自然士为知己者死,竭力振兴国技,扶持后学,期望不远的将来赶上日本。国手常说,差距虽远,并不足畏,日本棋士力量不足,最惧白刃战,我们取彼之长,攻彼之短,很快就能比肩。不幸若干年后“文革”作俑,国人忙于革命,百业俱废,陈毅元帅挨斗,国手也在劫难逃。

国手祖传一副比国手更知名的棋具,有天下第一棋子之誉,当时棋界几乎无人不知。去年日本《围棋》杂志还专门著文追寻那副棋具,顺便也怀念起国手其人,引经据典说棋盘是明朝的楸木,白子是白玉磨的,黑子是琥珀磨的。传说当时光磨一颗棋子手工费便要纹银四两,但是活着的人们谁也没有见过,终不识其真面目。国手的不幸即来源于此。“文革”一起,造反派就觊觎国宝,先是批斗游街,而后抄家,说棋具是“四旧”,应当销毁。造反派如何从国手手中夺走棋具,如今已经无据可查,但结局是清楚的,那就是国手疯了。

国手回到故乡,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举动是日日在广场上摆石子玩。广场的西南角有一株老柳树,不知何年何月被雷劈成两截,腰粗的树干兀立着,顶上疏疏落落长些枯条,似柳非柳。国手就盘腿坐在树下,构成小城最具沧桑感的一处风景。国手面朝广场,脸上似笑非笑,一动不动好像一段枯木,每长考个把小时,才往面前的空地上轻轻放下一粒石子。起初,小城的人们都有点扼腕,久而久之,也就熟视无睹,走过老柳树甚至感觉不到棋瘾子的存在。十年后,浩劫过去,中国开始复苏,棋界记起国手,派人专程从北京赶到小城,来人见国手这等模样,感慨万千,嘴里表示些尊敬,便怅然而归。

地方体育官员也想起用国手,重振棋乡之风,但不知棋瘾子是否还会下棋,要考核一下,又有所不便,特意购了一副云子,叫了几位本地高手,去老柳树下请棋瘾子手谈。国手看见棋子,倏地脸色大变,静物般的身子凌空跃起,上前一把夺过棋子,一步一步后退,退到一丈开外,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,无处可退了,双手抱紧棋子,怒目而视,嘴里嗫嚅着想说什么,却什么也说不出。官员连忙脸堆笑容道,这是我们送您的,请您手谈一局呢。面对官员的笑容,国手惊惶失措,脸部扭曲得不成样子,无疑是十年前疯狂的表情,看了令人心酸不已。

官员不甘就此作罢,总觉得国手没有全疯。有人强调看过棋瘾子摆的石子,尽管看不真切,但确乎是棋谱。隔日,官员又费尽心机相邀了几位棋手,到

柳树下对局，期望能唤起国手的关注。棋疯子盘坐弈者身旁，脸上似笑非笑，慢条斯理每隔个把小时投下一粒石子，一连三日，依然如故。官员终于泄气，叹息道，国手确实疯了。

国手看中刘白，很难说是因为疯癫还是独具慧眼，按传记的惯例，从结果推导原因，那自然是独具慧眼。这之间总有一种缘分吧。刘白对棋疯子的兴趣是从那次文学座谈会上萌发的。当时他们正儿八经地讨论世上哪类人最具文学性。有人说女人，有人说当然是作家，刘白信口说是疯子，刘白的高论淹没在一片聒噪之中，并未引起别人的重视，倒是他自己心血来潮马上产生写写疯子的冲动。他在脑子里搜罗疯子的形象，倏忽间棋疯子的形象极鲜明地从脑海深处闪现出来，盘坐在记忆的中央，使他兴奋不已，不得不溜出来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广场，面棋疯子而坐，朝圣似的观察起棋疯子的举动来。

刘白以前也耳闻过棋疯子的事略，但他不会下棋，也就没有多加关心。现在，棋疯子是作为一个疯子才引起刘白兴趣的。棋疯子盘坐眼前，刘白不知怎样才能接近他，棋疯子的形象无形中有一股排斥力在拒绝他前去聊聊。这是三月，老柳树在阳光下爆着鹅黄，似乎还知道春天的到来，棋疯子静坐树下，闭目沉思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如一尊深不可测的佛。渐渐地刘白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触，觉着棋疯子并非疯子。天下哪有这般斯文恬静又深不可测的疯子？刘白想到疑处，就恶作剧起来，随手抓起一颗石子儿，朝棋疯子投去，不偏不倚正中鼻尖。不料棋疯子却浑无知觉，石子掉落面前的石阵里，棋疯子拿双指夹起轻轻放回另一只手心，好像石子是从手心里掉落下去的。刘白觉得这个细节妙不可言，同时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所笼罩，心里生出歉疚，便相当虔诚地上前道歉说，请大师原谅，刚才我故意拿石子打您，真对不起。被刘白称作大师的棋疯子良久才有所反应，抬眼注视刘白，忽地笑容满面，不胜欣喜道，就是你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你等一下。说着起身离去。刘白莫名其妙地目视棋疯子步履迟缓地穿过广场，发现棋疯子个子不高，身体微胖，有点老态，似乎并无奇异之处，不一会就消失在斑驳的人群之中了。刘白不知棋疯子去干什么，一时茫然失措，思忖着该不该等他回来。路人来来往往，发觉刘白取代棋疯子的位置，都诧异地拿眼觑他，让他很不好意思，干脆埋下头去关注棋疯子摆的石子儿。刘白不懂这是棋谱，只觉得石子排列有致，绵绵延延，似断若连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。那石谱隐隐透着一种气息，使他沉静下来，不再在乎路人的目光，心平气和等棋疯子回来。

棋疯子故意考验他似的，偏偏迟迟不归，刘白想毕竟是疯子，大概不会回

来了,想走又不甘心,万一他回来岂不可惜。正想着,棋疯子却从背后钻了出来,手里端着棋盒,分明很高兴,刘白以为找他下棋,正要说不会,棋疯子却先开口了,庄重道,送你的。刘白赶紧推辞,说自己不会下棋,不敢当。不想棋疯子听了很开心,说笑话笑话,哪有棋王不会下棋的?刘白疑惑道,你认错人了吧?我真不会下棋。棋疯子正色道,你就别推辞了!不瞒你说,这是重托,人人知道这棋是祖传的,当今天下,除了你有资格执这棋子,还有谁?就受了吧。刘白知道国手祖传的棋具早已被抢,棋疯子手里的不可能是传家之物,这才明白是疯言,但看棋疯子执意要送,拗不过只好受了。再三道谢之后,逃也似的离开棋疯子,心里咕噜着真是个疯子,他大概把我当成吴清源了。

那天刘白上班远远见棋疯子凝坐树下,想他郑重赠棋与他觉着有趣,就兴致勃勃上前招呼,棋疯子却是不理,脸上似笑非笑好像彻底忘了曾经赠棋与他那回事。刘白想着好端端的一个国手就这么发疯,心下落了点悲怆,下班干脆绕道而行。回家见棋子散乱桌上,小心装进棋盒问,这是云子吗?

雁南说是。

刘白沉默一会说,在棋疯子心里,这不是云子,这是他祖传的天下第一棋子。因为是疯子,更要尊重,以后我们好好替他保藏。

刘白就这样与围棋结缘,有点不合逻辑,是吧?

三

刘白的棋龄跟他的孩子同龄,学棋那年已年届三十,这在棋界是少有的。一般棋士早在五六岁就开始学棋。当然也有例外,像日本的某某某某九段学棋的年龄就与刘白差不多。三十而立,这是个忙碌的年头,又要当丈夫,又要当父亲,又要干一些为了“而立”的事业,照理是无暇他顾的。刘白是个不怎么出名的作家——倒也不见得他缺乏应有的才气,大家都知道山上的小树和山下的大树的道理,如果他不是迷恋围棋而舍弃写作,日后时来运转名重文坛也未可知。不管怎么说,能在这种年头放弃刚刚起步的一切而专事通常属于消闲的围棋,实在是叫人惊异的,足见其人秉性与众不同,对这种人很难下结论,也无必要。

刘白确实是个围棋坯子,棋艺的长进令雁南瞠目,棋瘾也日重一日,下棋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写作,逮空就逼着雁南陪他下棋。有时下着下着,孩子闹了,

雁南去哄孩子，自己也不觉就睡了，刘白久等不见出来，进去强行将她从床上拉起，说下棋呢。雁南咕嘟着困死了不下。不行！刘白不由分说将雁南抱到棋枰前，坐好，说轮到你下。雁南睡眼蒙眬，哈欠连连，抓着棋子就投，刘白斥道，认真点！接着恭恭敬敬递上茶水，要雁南喝下醒醒脑子。雁南苦着脸说真困死了，明天再下吧。刘白说下起来就不困，明天你睡懒觉，孩子我带。雁南犟不过，只好认真思索起来。刘白看雁南认真对付了，心里畅快，点上一支烟，旋即开门出去小便，回来胸有成竹地应上一着，倾着身子等候雁南落子。这样几个回合，刘白又点烟出去小便，雁南说你怎么搞的，再走来走去，我不下啦！刘白急道，别别别，你知道我一思考、就要小便，不小便，没有灵感。

小便频繁，原是刘白写作时的习惯，只要拿出稿纸，就得先去小便，回来刷刷写几行，又去，而且一定要到户外，即便房间里厕所现成也不例外。好像他思考的器官不是脑袋，而是肾脏。他所有的作品都在来来回回的小便之中完成。这种时候，他走路不带声响，仿佛足不着地，飘来飘去。这习惯，甚至就是写作过程本身。如今下棋却完完全全重复了写作所独有的习惯，这使刘白自己很惊讶，并伴有一种莫大的满足感。据说吴清源也有这种习惯。其实这不难理解，一个人过分专注或者紧张的时候，通常就会尿频或者尿急，我们都有考试尿急的体验。这种习惯于写作无伤大雅，但下围棋是两人对垒，频繁的走动，很容易引起对方的不快，往往要事先声明。

刘白战败雁南的日子是一年后的六月二日，这天正好是他生日，算起来离他学棋的时间也一年多了，这盘棋是雁南精心创作送给刘白的生日礼物，虽算不得珍品，但棋枰刘白一直珍藏着。这也是刘白棋艺猛进的一个标志。雁南为人极看重人家的生日，他们恋爱也是从祝贺生日开始的。一个月前，雁南就唠叨着刘白的生日该怎么过，刘白说好好下盘棋吧，雁南说好，也蛮别致。六月二日这日子，是梅雨季节的一天，梅雨绵绵是难免的。早上雁南醒来，刘白还在睡觉，侧身，弓着身子，表情甜甜，雁南想起三十年前刘白在母亲腹中也是这个姿势，就觉得很有趣。悄悄退出卧室，盥洗完毕，抱了孩子撑了雨伞兴冲冲上街。因为是雨天，人们大多还在做一年将尽的春梦。街上很少行人。雁南将孩子送到保姆家，保姆刚在准备早餐，见雁南这么早送孩子来，有点迷惑。雁南说，今天我有急事，就早送来了，孩子还未吃饭，麻烦你喂他些。

雁南又赶到菜场，买了酒菜，回家刘白还在睡觉，他是很会睡懒觉的，雁南并不去叫醒他，去客厅泡了茶，摆了棋盘静候。雁南想，去年自己无聊教他下棋，他还真行，现在差不多可以匹敌了，围棋是智者的玩物，他进步那么快，当

然再次证明他是智者。雁南想到得意处，竟独自笑了，此刻她不会想到日后却会为他下棋而烦恼。不多时，刘白披了衣服出来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嘀咕着可惜可惜。雁南说，又梦见输棋了？刘白说没有，一眼看见雁南早摆了棋盘等他，喜道，嘿嘿，这盘棋我提前下了，刚点目，发现优势明显，一高兴就醒了。说着脸也不洗，就坐到棋盘前，梦里你执黑，下吧。

雁南说，梦里我第一手下哪里？

刘白作回忆状想了一会，说，全忘了，我一想反而全忘了。

好，要不你脑子里有两盘棋准输。

这盘棋从上午到下午，两人都不吃中饭，一气呵成。雁南棋风细腻含蓄，又暗藏杀机，女性和棋士的形象跃然盘上，下到得意处，手里搓着棋子，摇头晃脑说，不行了吧？我倒希望你赢。刘白眼看技穷，却不服输，说高兴太早了吧。果然一轻松灵感就来，连发令人叫绝的妙着，雁南便又击节赞叹名师出高徒，了不起，但要扳倒师傅，还不到火候。因为认真，不时有所创造，雁南一直自我感觉良好，盘面上白方死子明显比黑方多，粗看确乎黑优，但不知不觉黑棋竟贴不出目，下到242手，刘白见胜势已不可动摇，站起来就跑，冒雨跑到街上，一时想不出新奇的方式庆贺，不管自己会不会喝酒，也按传统的方式拎一瓶酒气喘吁吁跑回来，手舞足蹈大叫我赢了，赢了。雁南见他得意忘形，笑道，傻瓜，酒我早准备好啦。

雁南由于感觉好，充分证明着刘白取胜的必然，比自家赢了棋还要快活，边吃边喝边夸刘白棋感好，不争寸土，有大将之风。

刘白说，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尔尔。

那是你聪明，笨蛋，你赢了我，在城内大概就无人匹敌了。

无人匹敌了？

不信，你自己去试试看。

那我真像棋疯子说的是棋王了。

在这种地方称王算什么。

那也是王，大小而已。

雁南出身围棋世家，当年她父亲也算一代名手，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。雁南少年时进过国家女子围棋队，还在全国性大赛中获过名次，后来过早陷人情网中途而废，才很伤心地回到故里。所以说话口气大，压根不把这种地方放在眼里，说有机会让你见识见识专业棋手的风采。

恐怕还不是他们的对手。

那当然，等你进步了，可以去找表兄下几盘指导棋。

雁南的表兄就是目前活跃棋坛的马九段，棋艺与棋圣聂卫平不差上下，行棋轻灵飘逸，如行云流水，算路又非常精确，很善于把握瞬间的机会，正如日中天耀人眼目。刘白听说找表兄下，摇头说，虽然是亲戚，我还是不敢找他下。

没关系的，我们是师兄妹，小时候天天一起下棋，他的棋越下越空灵，可小时候他棋风很健，是个杀手，而我绵里藏针，我们有输有赢。因为他比我大一岁，很不服气。我父亲挺宠他的，说他将来是个好棋手。他确实很会想，下棋的时候，双手托着下巴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从不看棋盘，一想就是个把小时，现在也还这样，弄得我很烦。父亲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就夸他有棋士风度。父亲真是个棋迷，棋瘾发作，又找不到对手，就拉我和表兄下让子棋，下完复盘，指指点点不厌其烦，我们就是这样学起来的，我好像跟你讲过了。

嗯，要是父亲还在就好了，我们天天下棋。

那他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

四

小城时常要举办围棋赛，刘白也去参加，不无紧张地坐在赛场里，全神贯注下每一着棋，令人遗憾的是对手很不经打，到中盘就不行了，但对手并不知道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，依然顽强地下一些无理棋以争胜负，因此后半盘刘白毫无例外都是陪下，有点大炮打蚊子的味道。果然如雁南所言，他在小城已无人匹敌，这使他很没趣，参赛不过是聊以解瘾而已。对他来说，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比赛，而是赛场。小城的棋赛不像国际性大赛那样严肃，是允许闲人观战的，十几张棋桌一溜儿排开，观战者往往把棋手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，致使棋手不知道左右还有棋赛。刘白是需要走动的棋手，这给他带来一些麻烦，得人缝间钻来钻去。观战者虽众，但赛场却是静默的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，发现疑问手或者妙手，也只是努努嘴互相示意。观棋不语，小城的棋迷是很有君子之风的，棋手能听见的只是计时钟催命似的滴答声。

赛事完后是很热闹的，棋手们复盘商讨得失，这时观战者也七嘴八舌加入进来。因为刘白是常胜将军，他的发言有权威性，遇到争执不下每每请教于他，他也一点都不谦虚，加上声音洪亮，个子矮小，外围的人就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刘白讲着讲着就脱离棋盘，漫无边际地阔论起棋道来，斥责比赛其实有悖

于棋道,计时钟更是不合理的存在,有了计时钟,我们就无从体会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真味了。围棋类似于宗教,有一种出世感,是一门纯粹的艺术,是另一种时空的存在。一盘棋从起始到终盘,全都是气,气分阴阳,彼此互相消长,始则微弱,继而繁复,轻重缓急,错错落落,气象万千,最后气都化为实地,一盘棋戛然而止,分出胜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。我们不应该只看结果,结果不就是胜负?有什么意思。一盘棋应该是一首和谐的即兴的二重奏,有音乐的节奏美和建筑的结构美,我们应该体味的就是其中的节奏和结构,一着棋如果表现出某种美,就必有力量,美就是力量,就是个性。现在棋坛只看胜负,不重艺术,只有棋艺,没有棋道,还和名利挂钩,不断鼓励棋手争胜负,把围棋作为一项竞技项目,棋坛是热闹了,棋道却失落了,这是围棋艺术的悲哀。我们业余棋手棋艺虽不如专业棋士,但我们不靠此吃饭,我们下棋是为下棋而下棋,专业棋士却不得不作为生存的手段,这是我们的幸运。刘白语气是亢奋激越的,也是坦诚有感而发的,虽然狂妄,却句句说到棋迷心里去,没有哗众取宠之嫌,使他更加受人尊敬,觉着此人不只棋下得好,说得也头头是道,大有来源。有人问他棋是跟谁学的,刘白不加掩饰道,跟老婆学的。众人于是取笑说,怪不得这么厉害,原来阴阳合璧。

刘白本是作家,论棋侧重艺术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他明知计时钟是竞技用的,跟艺术无关,还要抨击,显示了他的苛求。相比之下,他的棋道比棋艺确实要成熟早些,早在跟雁南下让子棋时,就能捕捉到专业棋手也很难捕捉的棋道的一些影子,这是天赋。后来他棋艺臻至成熟,才发现棋道和棋艺不可分,难得有业余棋手对棋道的领悟高于专业棋士的。规则是外在的,只要你心里没有胜负,即便比赛,也就没有胜负,想起自己曾经于稠人广众之中,高谈阔论华而不实的棋道,很是羞愧。智者无言,当时刘白对棋道的理解还一知半解。这是后话。

那时候刘白有点高处不胜寒的孤独,但高处也有高处的好处,外面来了强手,大家自然就会想到他。某日,一群棋迷兴致勃勃窜进家来,匆匆忙忙拉他起床说,快走。刘白还在梦里,昏头昏脑也就跟着走。雁南说,什么事这么急?棋迷们这才注意到刘白还有个老婆,回头看她,发觉雁南长得漂亮,也就不急了,停下说,下棋呢,有个专业五段等他下棋。刘白听说是专业五段,来了劲说,好。

好。有这种劲头,准赢。

刘白说,走,下了再说。

雁南像教练临战前指导说,对专业棋手要智取。

刘白说,你也一起去。

雁南说，我还要带孩子。你去吧。

刘白和五段对局是棋迷们自发筹办的，安排在一间僻静的茶馆里。刘白走进茶馆的时候，五段已经被另一群棋迷请到了，坐在一个角落里戴了耳机听音乐。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人进来，叫叫嚷嚷说，这就是刘白，这就是刘白，五段就卸了耳机过来握手，说你好，我来这里串亲戚，很想见识当地的棋艺，听说你很好，请多关照。刘白看那五段，原来是个少年，身体尚未发育完全，脸上满是稚气，讲话却彬彬有礼像个成人，觉着有点滑稽，说原来你这么年轻，真没想到。

五段说，我是国家少年队的。

刘白说，好，好。

棋迷搬上棋具，选了靠窗的一处，请他们开始。五段说，你先吧。

刘白说，还是猜先吧。

五段看一个无名的业余棋手要与专业棋士猜先，稚气的脸上有些不悦，胡乱抓了一把棋子伸到刘白的眼前，刘白说单，结果五段执黑先行，五段捏了一粒黑子，想也不想放了一个星位。

这是地方队对国家队的一次比赛，棋迷们要好好研究研究，又纷纷搬出棋具，跟着五段在星位上放了一颗黑子，然后等候刘白落子。

刘白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对五段一无所知，第一手落子就艰难，眼睛注视着棋盘，只有一颗黑子气势昂扬地占着星位，五分钟过去了，刘白还是不肯落子。第一手就长考把对局的气氛搞得很沉闷，棋迷们窃窃道，第一手有什么好想的。五段也有点烦躁，戴了耳机听音乐。又五分钟过去，刘白也占了一个星位。

接下去落子轻快，战斗先从左上角开始，白14挂黑15托之后，刘白明知征子不利，却明知故犯扳了一手，五段马上说，征子不利。五段的意思是让刘白重下，刘白却固执地说知道，五段见刘白这么不识好歹，孩子气就爆发了，故意落子很重地扭断白棋，又戴了耳机嘟嘟囔囔地听音乐。刘白也不在乎五段的不逊，只是笑笑，抓起白子毫不思索便长，黑19抢打，白20立下，黑21跟着立下，白22拐，黑23长，这样白三子成为黑棋的瓮中之鳖，这是大家知道的，会下棋的都不会这样下。

棋迷们摆到这里，纷纷然道崩溃了白输了结束了，一副失望甚至伤心状，他们确实指望刘白能赢，好长当地志气，谁想到刘白这么不争气，简直不懂常识，输得这么混账，刘白不羞他们还脸红呢。这时刘白起身思考，有几个紧跟了出来，指责道，怎么能这样下！刘白诡秘地笑笑，没有回答。回来放置左上角不走，去右上角扳了一手，进行至白38，刘白埋头长考，来回苦思了好几次，棋迷

们听见茶馆外面索索作响，哄道，这手有什么好想的，立下吃角成空。他们通常是观棋不语的，这回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看刘白走来走去真想把他的小东西割掉。五段忽然关了耳机问，他是你们当地最好的棋手？大家被五段这样提问，都感到受了侮辱，但又毫无办法，只好互相解嘲。等刘白回来，就把窝囊气发在他身上，不客气地催促道，立下，有什么好想的！刘白好像有意要激怒棋迷，又思考许久，脱离定式出乎意料地跳了一手。

见了活鬼，长考那么长时间走这么一步臭棋！有人愤愤大叫，有人觉得惨不忍睹干脆默默离开，有人索性抹了研究用的棋谱，以示罢看。五段见刘白那么专心致志走一着臭棋，也觉着很逗，笑道，这种创新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。说着，理所当然托靠取角，你不要我要。白棋扳出先手拔去一子，然后回到左上角爬出三子，这下境界全出了。棋迷们见白棋左右联络，起先征子有利的几个黑子反而成为白棋的囊中之物，大悟道，原来如此。大家便愧疚地看着刘白，讨他原谅，又幸灾乐祸地看着五段出洋相。原来有这等佳构，五段也大吃了一惊，现在判断形势，白子熠熠生辉，黑棋明显落入圈套。五段大概很后悔自己的轻狂，堂堂五段这样败给业余棋手，面子怎么搁下？五段脖子变粗了，脸涨红了，到底是少年，慌乱中不够冷静地下了一着莫名其妙的棋。

刘白毕竟是业余棋手，算路没有专业棋士那么精确、熟练，看见五段下了着新手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又要长考。棋迷们都屏声息气耐心等候刘白的下一手。五段对自己这手棋心里大概很忐忑，刘白长考对他无疑是种折磨。面对刘白的空位，五段手里便惶地搓着棋子，看刘白怡然出去又怡然回来，终于怒不可遏，猛地一把掀翻棋盘，吼道，你下棋还是散步！刘白惊愕间，正要解释，五段却排开众人，独自走了。

这盘棋就这样不欢而散，棋迷们除了说说五段小孩子脾气外，也没有办法。

刘白回家哭笑不得，真扫兴。

雁南说，输了吧？

不是，大概是我走来走去，他以为故意怠慢，说你下棋还是散步，就掀了棋盘走了。

你没有先跟他讲一下你的怪癖？

今天我只想着下棋，忘了说。

这也难怪人家呢。

是啊，是啊，只是我棋兴未尽，这盘棋蛮精彩呢，五段真不够意思，我们一